

編者的話：

一直以來，性工作者都有向我們投訴，她們被偷拍放到網上，而偷拍她們的人不止本地人，海外遊客也有不少。



(剪報：東方日報)

數月前，某大廈的性工作者又告訴我們，她們的偷拍影片被上載到互聯網，她們很擔心家人會發現自己從事性行業，亦害怕會連累家人受到別人的歧視嘲笑和羞辱。

我們嘗試聯絡上傳影片的人士，跟他們解釋有關偷拍性工作者的影響，幸好上傳影片的外地人也肯體諒性工作者，回覆我們願意移除影片，數天後亦已不能再找到該偷拍影片，終可讓部份性工作者稍為放心。

只是，隨著科技進步，所有人都懂得以手機拍攝，偷拍器材亦日趨新穎，性工作者對偷拍自是防不勝防。從下面的統計可知，過去 4 個月性工作者遭遇的暴力中，偷拍的投訴已佔了不少。面對偷拍，我們除了教育性工作者怎樣保護自己，加強她們的手機應用知識外，我們最希望政府早日通過新訂立的窺淫罪，令偷拍者有所顧慮，執法部門有法可依，性工作者可以安心工作。

以下是過去 4 個月性工作者向紫藤投訴關於遭遇暴力的數字

<u>來自員警的暴力/濫權</u>		<u>來自客人/罪犯的暴力</u>	
被毆打	1 宗	除套	1 宗
拘捕前先接受免費按摩服務	6 宗	霸王餐	22 宗
被強逼/哄騙簽口供紙認罪	4 宗	偷拍	99 宗
口頭恐嚇及侮辱	5 宗	偷竊	70 宗
妨礙司法公正	3 宗	打劫	12 宗
剝奪基本權利	1 宗	假鈔	30 宗
疏忽職守	4 宗	冒警	35 宗
		毆打	18 宗

我們的工作和動向：

香港

「專業」的警察

想跟各位分享以下的個案。這是個多月前收到的投訴。

姐仔跟客人說好價錢，在做事時覺得客人的動作有點奇怪，姐仔把他推開說不繼續，但客人跟姐仔說很快完事，又再強行插入。完成後，姐仔看到原來客人的套沒了，安全套還留在姐仔陰道內。姐仔跟客人吵起來，隔鄰的姐妹亦過來幫忙。姐仔報警，警察來到，其中一人問姐仔有沒有親眼看見衰客除套，姐仔說沒看到，警員即表示他們不能處理，「因為你沒有親眼看到，所以說你是自願的」。姐仔反駁指，若她是自願就不會報警。過來幫忙的姐妹也跟警察說客人的性器官並不小，安全套不會是因戴不好掉下來，應該是客人偷偷除掉，警察卻叫她不要那樣說，否則是誤導姐仔。其後，警察要客人給姐仔歸還服務費，姐仔不接受，要求客人檢查身體，並跟警察說要告客人強姦，警察沒理會，只是叫客人把五百元交給隔壁姐妹。隔壁姐妹拒絕後，警察示意客人可以離去。姐仔想追上客人，一名警察以雙手從姐仔身後抓著姐仔雙臂，其餘的警察在樓梯擋著不讓姐仔下樓。姐仔要求警察把客人的資料給自己，警察給姐仔一個號碼，要姐仔去某警署取資料，但到了警署，姐仔把號碼給當值警察，要求拿到客人資料，但警察又要姐仔填表，說他們會再書面通知姐仔能否得到要求的資料。

姐仔很氣憤，跟我們投訴，她明明想控告客人強姦，但警察不理。那天，她甚至是自行到醫院，要求醫護人員幫忙檢查身體，把安全套取出來。按醫護人員說，由於警察沒接受她的報案，他們不能替她做性侵案件的全面檢查，只替她把安全套拿出來。兩天後，同事陪姐仔到警署再報案，這次

警察沒有冷待姐仔，跟姐仔落了口供。數天後又讓姐仔把作證用的安全套交給負責調查的警察。然而，姐仔其後曾多次以電話聯絡負責查案的警員，但總是聯絡不上，電話一直沒人接聽。

根據香港法例，「任何男子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及當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即屬強姦」。姐仔當時已跟客人表明停止進行性行為，但客人不理仍強行繼續，這不已構成強姦嗎？但到場的警員不但沒無視姐仔的報案，還充當法官，肆意下決定由客人還錢給姐仔當了事，又放走客人，還使用武力阻撓姐仔追上客人；好不容易報了案，想知道調查進度也是不得要領，更不要說警察會主動聯絡自己交代。



服務為本 精益求精
We Serve with Pride and Care

(圖片：<https://kknews.cc>)

警隊的服務承諾是「服務為本精益求精」，可是，單憑這些前線警員的表現，完全談不上服務為本，更配不上「專業」兩字。

中國外勞性工作者故事/經驗：

東莞

站街的工作環境

小紅(假名)早年在深圳工作，其後回家鄉經營賓館，為孩子買了學校周邊的房子，但之後因生意不好，沒有再做賓館，前些日子，經同鄉介紹到了東莞工作。

「我兒子現在 5 年級，馬上初中了，在老家給兒子買了一個中學的學區房，現在出租，我在東莞上班，站街，一個很破爛的地方。都是等著拆遷的那種房子，不過在這裡生意還可以。我們去到哪裡都不能自己做的，必須跟著老闆才有生意。



(圖片：<https://itw01.com>)

房子是老闆提供的，炮房和住的地方分開，我們只管上班。房租很便宜，150 元一個月。老闆收那麼多錢，又沒什麼開支，就提供兩間房。這裡的消費水平不高，跟深圳市比，深圳市太貴，但是這裡的條件也差很多。這裡消費的人都是打工的，價格 80 元，按天給老闆錢，生意好的話給老闆 400 元，不好的話給 300 元。我的目的是賺錢，能賺錢，條件差也無所謂。

這裡地方不大，就是以前被村民圍起來的一塊地，外面就是樓房。一些村民早年把它建成這樣的房子，等拆遷賠償，一直還沒拆遷，那就這樣租出去。便宜出租，但這裡人不少，有二十多人在做生意，我老闆帶著兩人，不敢帶太多，太多別人會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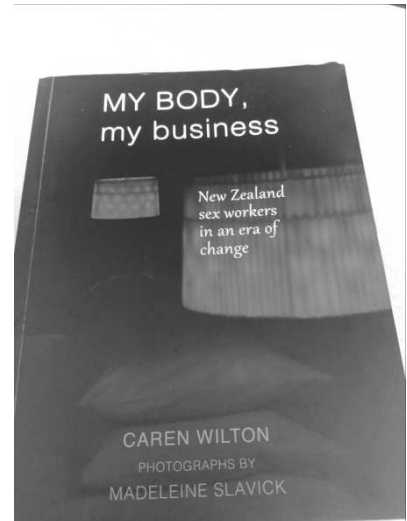
也不知道以後這裡的生意怎麼樣，不好的話就再換地方。深圳市現在查的太嚴，沒地方上班，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回深圳市。」

連繫世界

紐西蘭

MY BODY, my business

早前一位好友告訴我們，她的外國朋友給我們寄了自己的新書。當好友知道我們沒有收到書後，她就把自己的一本給了我們。這本書就是「My Body, my business」，好友的外國朋友是攝影師 Madeleine Slavick。Madeleine 的作品強調多層次多角度及空間關係等，跟作者 Caren Wilton 覺得性工作複雜多元的想法不謀而合，促成兩人合作製作此書。



「My Body, my business」有 11 個受訪者，都是曾經或仍然在紐西蘭工作的性工作者，當中有女性性工作者，亦有男性及變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有份成立 New Zealand Prostitutes' Collective 的 Catherine Healy 亦是其中一名受訪者。

透過這本書，除了認識紐西蘭不同的性工作者面貌外，亦能對紐西蘭性工業的歷史及背景有進一步認識，特別是向來少有出版、跟變性性工作者有關的部份。

性工作者社群點滴

南非

性工作除罪化

提起性工作除罪化，世人總會想起紐西蘭及澳洲的新南威爾斯，但日後或許可以再加上另一個家－南非。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早前表示，南非政府「會落實修訂的法例，譬如防止和打擊仇恨罪行、仇恨罪法案與受害人的支援服務。同時，亦會跟各持份者合作，訂立圍繞性工作除罪化的政策。」

現時，性工作在南非並不合法，無論是賣淫者本身、拉客或是購買性服務都屬違法，亦不容許其他跟賣淫有關的活動。當地的性工作者多年來一直就性工作除罪化進行倡議，終於成功遊說政府修改法例，令性工作者的安全得到保障、工作環境得到改善。同時，南非的轉變亦毫無疑問能激勵其他地區支持性工作除罪化的人士和團體。



(圖片：<https://www.newsdeeply.com>)

捐款者名單 (5/2019 – 8/2019)

5月	無名氏	20,500	6月	無名氏	23,750
7月	無名氏	8,000	8月	無名氏	8,800

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會員表格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職業：_____ 性別：_____

電話：(家電) _____ (手提)：_____

電郵：_____

地址：_____

我希望參加紫藤以下的工作小組：

出版 資料搜集 研究 其他

捐款(每月)：

\$100 \$200 \$300 \$500
\$1,000 或一次

捐款方法：

支票：(支票號碼) _____ (抬頭請寫紫藤)

現金：請將款項存入香港恒生銀行 A/C: 232-8-085580

郵寄：香港郵政總局中央郵箱 7450 號

傳真：852-2390 4628

電話：852-2332 7182

紫藤

香港郵政總局中央郵箱 7450 號

電話：852-2332 7182

電郵：ziteng@hkstar.com

網址：<http://www.ziteng.org.hk>

博落 (Blog)：<http://blog.ziteng.org.hk>

推特：https://twitter.com/Zi_Teng_hk